

梁乙真著

中國文學史綱

上海元華書局發行

梁乙真著

中國文學史話

冊 下

上海元新書局出版

第十八章 兩宋的散文

宋代的古文運動，正和唐代的古文運動一樣；在表面上雖是復古運動，在實際上亦是藉着復古的招牌，來實行文學的革新運動。這決不像明人的過於摹古，有心學古；也不像清人的死守家法，一味謹嚴。

宋代何以有散文的革新運動呢？原來中唐時自韓柳輩以其熱情的呼號，倡導古文運動的第一幕，在當時雖然發生過一些的影響，却沒有達到成熟的地步。又因為韓柳之後，沒有繼起的後勁，敵不住晚唐駢偶文學的反動勢力，而古文便漸漸衰落下去。於是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一派，號稱「三十六體」綺艷的四六文學，乃推倒韓柳一派的古文，而成爲文壇最流行的文體。這駢偶文的復燃，自晚唐五代至北宋的初年，約

百餘年間的文壇，完全爲綺艷的四六文學所籠罩。而楊億，錢惟演，劉筠，尤其是執着北宋初年駢偶文學的威權。

北宋最初學爲韓柳的古文，而揭起反駢偶文的旗幟者，始自柳開。開少遇天水老儒趙生，授以韓文好之，自名曰肩愈，字紹元，意欲續韓柳的餘緒。（見張景所撰行狀）可是那時駢偶文學的氣勢方熾，他的提倡，因爲人輕言微之故，簡直沒有發生若何影響。繼柳開而起來做古文運動的，有穆修和尹洙。穆尹之前，王禹偁，孫何，丁謂，亦能古文，但他們都因爲才力過小，人微言輕之故，敵不過楊億錢惟演劉筠傾動一時的駢文勢力。及到後來，石介作怪說，對楊劉諸人，大施激烈的攻擊，而蘇舜欽，梅堯臣，亦起來專表章韓柳之文。加以宋真宗用政府的力量，禁文體浮艷；而社會一般文士，也漸漸厭惡駢偶文體的過於粉飾浮華，於是駢偶文的氣焰大殺。及至慶曆之際，歐陽修起來主持一時的風會，而爲古文運動的盟主；振臂一呼，天下從風。曾鞏，王安石，及蘇氏父子，都聞風興起，站在永叔領導之下而努於古文運動的第二幕。

。從此古文的勢力，乃確立了不可動搖的基礎，就成了散文的正統體裁；而駢儷文遂一蹶而不能復振了。明代的歸（有光）茅（坤）王（慎中）唐（順之），清代的方（苞）劉（大櫨）姚（鼐）梅（曾亮）都從這一脈傳遞下去；所謂「唐宋八大家」，亦成就了近古文學的一種代表名稱了。

宋代的散文家，以歐陽三蘇為最著。我們首先應講的，是古文運動的領袖歐陽修。歐陽修初本以詞賦知名，後偶從廢書簾中得到韓愈一部遺稿，心甚慕之，乃努力於韓柳的古文，立志要做個古文學的傳統功臣。後官洛陽，與尹洙諸人遊，出韓文而問學。又與梅堯臣詩歌倡和，於是文體一振，而歐陽修之名滿天下，遂為一代的文宗。他參政之後，喜獎掖後進。當時進士，猶沿時習，文章務為鈎章棘句。及他知貢舉痛抑之。曾輩王安石及蘇氏父子，皆受他的獎譽而成名。唐宋八家，宋得其六，就可

想見這個時代的古文勢力之盛了。

歐陽修對於古文的功績，在宋代作家中，是無人可與倫比的。他的文章，平易冲暢，注重丰韻，以敷腴溫潤之作爲多。所以蘇明允說他：「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上歐陽內翰書）王安石亦說：「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宏辨，快如輕車疾馬之奔馳」。（祭歐陽文忠公文）這都是確切的批評。他是情感豐富的人，所以他的散文，也更近於詩。魏禧稱他的文如：「秋山平遠，春谷倩麗，園林池沼，悉可圖畫」。（日錄論文）這豈不是文中有畫嗎。他的集中言情之作最佳。如：蘇氏文集序，釋秘演詩集序，送楊真序，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瀧岡阡表，石曼卿墓表，徂徠石先生墓誌銘，豐樂亭記，醉翁亭記，峴山亭記，真州東園記，秋聲賦，祭石曼卿文，皆高逸有致，駘蕩生情；所謂「六一風神」者，給散文的園地中，開闢了一塊新的境界。我們看他的瀧岡阡表：

……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皆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椽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

，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

明歸熙甫爲文，善寫家庭瑣屑事。如他的項脊軒記，家譜記，先妣事略等，都是感情極豐富的作品，使讀者如身歷其境，親見其人，不覺被他的真情所感動而發生同樣的情感來。這是文學的真諦，散文文學的真價值。我們讀歐陽修的瀧岡阡表，便可發生了同樣的情緒。他的釋秘演詩集序，更是情勝之文；此所謂「遇感慨處便精神」（李耆卿語）者也。

子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風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

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歡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因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堂，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巖崖岬岬，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修序。

和歐陽修並世而能爲古文的人，自當推曾王及三蘇；而歐曾二家，性質尤相近。所以晁公武說：「歐公門下，多爲世顯人，議者獨以子固爲得其傳，猶學浮屠者所謂嫡派」。(晁公武讀書志)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嘉祐進士，歷知齊，襄，洪，

福，明，毫，諸州，所至皆有惠政。後拜中書舍人。他生於真宗天禧三年，卒於神宗元豐六年。（一〇一九——一〇八三）共活六十五歲，學者稱南豐先生，著有隆平集，及元豐類稿五十卷。南豐少受知於歐陽修，故其文亦是學歐陽修的。修詞鑑衡說他：「紆徐委曲，說盡情事」。但歐曾之文，仍各有其特色。大抵歐文好處，在於風神，曾文則議論醇正，雍容大雅。於是歐曾之文，遂爲明歸有光承緒，而開清「桐城派」的先聲。

曾鞏的文章，前人推重他的，都爲着他的文章合乎聖賢之道的緣故。至就文論文，推崇他的人，固然很多（如明代的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清代的方苞，劉大櫟，姚鼐，錢魯斯，大都是奉曾氏的文章做圭臬的）。但對他表示不滿的，也未始沒有。（如聞見錄和邵掃編所載張伯玉和神宗的評語，便是對曾文不滿的表示。）平心論之，曾氏當四六體盛行的時代，能和歐陽修等倡爲古文，一洗雕琢堆砌的惡習，造句遣詞，專趨平易自然，這一點不能不使我們稱頌；尤其是幾篇目錄序（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戰國策目錄序）不能不稱爲考覈精詳的作品。所以姚姬傳說：「目錄之序，子固獨優。」至先大夫集後序，委曲感慨，而氣不迫晦，尤爲曾文的傑作。

三蘇中自以蘇軾爲傑出，他是多方面的作家，詩詞古文，無不精妙，隨手拈來，皆成妙趣。他是北宋古文家中才氣最爲縱橫的一個。所以他的散文，也兼有諸家之長。大抵他的飄忽變化處似莊子，雄峻明快處似賈誼，圓轉周到處似陸贄。東坡自己說：「吾文如一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遇山石曲折，隨物附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這是他的自白。也是他的作品定評。他的作品，以上皇帝書，韓文公廟碑，石鐘山記，策略，赤壁賦，尤爲人所傳誦。而前後赤壁賦，幾乎凡讀過古文的，沒有一個不知道的。他的小品有很好而更近於純文學的。像記過合浦，逸人游浙東，游沙湖，記松江，遊白水書付過，記遊廬山，記遊松風亭。而我尤愛他的短文記承天寺夜遊。原文不過百字，而描寫景色如畫，擬之柳宗元的小石潭記，何多讓也。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念無與樂者，遂步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睡，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蘇軾的老子洵（一〇〇九——一〇六六）字明允。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因應試不第，遂焚著作，致力經子。他的作品，以權書與衡論爲最著。其作風簡嚴而廉悍，有西漢賈誼（誼）晁錯（錯）風範。軾弟轍（一〇三九——一一二二）字子由，與軾同舉進士。老於許州，自號潁濱遺老。他的作風深沉恬澹，似有得於歐公者，而與父兄異趣。如上樞密韓太尉書，乞誅呂惠卿狀，爲兄軾下獄上書，秧哉亭記，皆甚著稱。蘇東坡說：「子由之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亦可謂真知子由者也。

王安石字介甫他是北宋一位大政治家，因厲行新法，頗爲守舊者所嫉視。但他的文格，在北宋諸家中爲最高。介甫爲文與歐公異趣，歐文皆再三削改而成，而介甫則

運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後則見者皆服其精妙。他的散文，得力於荀子，其長處爲簡鍊峭拔，把他執拗的性情，完全顯露於字裏行間。他和蘇洵一樣，也是偏於理知的。如他的原性，原過，周禮義序，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都是他說理之最精新者；而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尤爲宋代第一大文。

二

南宋的散文壇，殆爲正統的古文家所獨佔。但這些古文家中，沒有偉大的天才者，而只是些中庸之輩。所以朱熹說：「今人文字，全無骨氣。」這時期以古文作家著稱的，只有王十朋，呂祖謙，朱熹，陸游，葉適，謝枋得等，較爲可取。而這些人中，又可分爲兩派：一是道學派，一是功利派。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爲道學派的鉅子。他是會鞏的崇拜者，所以他的散文也以醇厚典雅見長，毫不矜才使氣。他的說理文，如大學中庸章句序，也極爲精實。敘事論事之作，亦極明晰。上孝宗封事

，委婉曲折，意無不盡；其古文的造詣，亦不在曾鞏之下。至他的白話語錄，在文藝史上也佔着重要的地位。和朱熹同道的，要算呂祖謙，真德秀，魏了翁，是重要的人物。陳亮（一一四〇——一九三）字同甫，他是功利派的首領，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紹熙四年，光宗親策進士，擢他爲第一。同甫頗喜歐陽修文，而作風則與歐異。雄肆奔放，顯露着發揚踔厲的色彩。其勝處往往上接賈誼，近迫蘇軾。他的代表作，則有上孝宗皇帝書，中興五論等，他本與朱子友善，後以熱心事功，與朱子意見不合。而與永嘉陳傅良·葉適，乃倡功利派的文學。至這時的散文家不屬於前兩派的，有王十朋，周必大，洪邁，樓鑰，陸游諸人，而陸游尤稱大家。陸游是南宋大詩人。他的散文，是向來沒有注意的。近人吳曾祺很推重他的古文。他說：「先生爲南渡以來第一作手，其風格在廬陵南豐間，蘇子由·秦少游輩，皆當引席避之。乃明人茅鹿門選八家文，竟不之及，而近人亦無有稱之者，可爲怪事。」我們看陸游的散文頗多感慨生姿；而其韻致似多從歐文得來。如東籬記，東屯高齋記，煌艇記，書巢記，居

室記，復齋記，其感慨情深處，頗似永叔諸記。所以我便特別的將他提出，作為南宋散文的代表。茲錄他的煙艇記：

陸子寓居，得尾二楹，甚隘而深，若小舟然，名之曰煙艇。客曰：「異哉屋之非舟，猶舟之非屋也。以爲似歟，舟固有高明奧麗，踰於宮室者矣。遂謂之屋，可耶？不可耶？」陸子曰：「不然，新豐非楚也，虓賁非中耶也，誰則不知；意所誠好，而不得焉，龜得其似，則名之矣；因名以課實，子則過矣。而子何罪。」子少而多病，自計不能數尺寸之川於斯世，蓋嘗慨然有江湖之思，而飢寒妻子之累，叔而留之，則寄其趣於煙波洲島蒼苔杳靄之間，未嘗一日忘也。使加數年，男勝鉏犁，女任紡績，衣食粗足，然後得一葉之舟，伐荻釣魚，而賣菱茨；入松陵，上蘆瀾，歷石門沃洲，而還泊於玉笥之下；醉則散髮扣舷爲吳歌，顧不樂哉。雖然，萬鍾之祿，與一葉之舟，窮達異矣；而皆外物；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於此也。其果可求歟，意者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納煙雲日月之常觀，攬雷霆風雨之奇變，雖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順流放棹，瞬息千里者，則安知此室果非煙艇也哉。紹興三十一年八月一日記。

參 考：

柳開 見宋史卷四百四十。

程修 見宋史卷四百四十二。

尹洙 見宋史卷二百九十五。

石介 見宋史卷四百三十二。

朱熹 見宋史卷四百二十九。

陳亮 見宋史卷四百三十六。

陳傅良 見宋史卷四百三十四。

呂祖謙 見宋史卷四百三十四。

王十朋 見宋史卷三百八十七。

宋文鑑一百五十卷，宋呂祖謙編，有江蘇書局本，四部叢刊本。

南宋文錄 董兆熊編，有江蘇書局本。

南宋文範七十卷 莊仲方編，有江蘇書局本。

河東先生集十六卷 柳開撰，有四部叢刊本。

河南先生集二十八卷 尹洙撰，有四部叢刊本。

元豐類藁五十卷 曾鞏撰，有四部叢刊本。

嘉祐集十五卷 蘇洵撰，有四部叢刊本。

樂城集五十卷 蘇轍撰，有四部叢刊本。

渭南文集五十卷 陸游撰，有四部叢刊本。

唐宋八家文鈔一百六十四卷 明茅坤編，有坊刻本。

古文辭類纂四十八卷 清姚鼐編，有通行本。

二程語錄 有通行本。

朱子語錄 有通行本。

近思錄 有通行本。